

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嗎？

——《漢語大字典》《漢語大詞典》釋義質疑

林 源 唐 永 寶

阮元《釋心》^①、聞一多《釋朱》引《詩經·邶風·凱風》“吹彼棘心”、《易經·坎卦》虞注“坎多心，故叢棘”等例認為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^②。現代各大型語文辭書如《漢語大字典》《漢語大詞典》《辭源》《辭海》《中文大辭典》等也都為“心”立了“(樹木的)尖刺”這一義項。然而，“心”字的其他各項意義之間，詞義引申發展的脈絡清晰可尋，並且所有這些意義現在都活躍在現代漢語與方言中，用例廣豐富。祇有“尖刺”義與“心”的其他各項意義之間找不到任何相似關聯點，顯得突兀。同時，各大辭書在“心”的“尖刺”義下所給出的例證祇有《詩》、《易》等少數幾個上古書證，不見中古以後的例證，而且“心”的“尖刺”義也不見於任何古代辭書，意義的來源與發展情況不明，所有這些，都令人懷疑“心”是否確曾有過“尖刺”意義？《詩》、《易》中的“心”確實應該釋作“尖刺”義嗎？為此我們逐一分析《詩》、《易》等上古例證，探尋“心”是否曾有過“尖刺”義。

一 《詩·邶風·凱風》“吹彼棘心” 中的“心”指“芽”

阮、聞二公引《詩·邶風·凱風》認為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，各大辭書也都在“心”的“尖刺”義項中引此詩為證，原詩作：

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凱風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聖善，我無令人。爰有寒泉，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勞苦。睍睍黃鳥，載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^③。

歷代說詩者一般都認為詩中的“棘心”指“棘的幼苗”，喻子之幼時，“棘薪”指“棘長大可以做柴薪”，喻子已長大成人，“凱風”指“溫暖的南風”，喻母愛。都不認為“棘心”指“棘的尖刺”。如：

阮元《十三經注疏·校勘記》引段玉裁曰：

棘心，棘之初生者，故難長養。下章云棘薪，則其成就者矣。語勢正相對也^④。

朱熹《詩集傳》：

棘，小木，叢生，多刺，難長，而心又其稚弱，而未成者也……棘心比子之幼時。薪，棘可以為薪，則成矣。然非美材^⑤。

馬瑞辰《毛詩傳箋通釋》：

棗棘初生皆先見尖刺，尖刺即心，心即纖小之義，故難長養^⑥。

陳奂《毛詩傳疏》曰：

（毛《傳》）：“棘心，難長養者。夭夭，盛貌。”（段玉裁曰：）“棘心對下文棘薪言謂棘之初生萌蘖，故云難養者。棘

心至於夭夭然盛，則母氏之劬勞可知矣。”案：段說是也。《野有死麇》《傳》：“樸楸，小木也。”《爾雅》：“樸楸，心。”是心有小義。棘長成薪，故《傳》云：“棘薪，其成就者。”^⑦

王先謙云：

《說文》：“棘，小棗叢生者。從並束。”《易·坎卦》：“置於叢棘。”虞注：“坎多心，故叢棘，棘之心赤。”^⑧

按：上引諸家沒有一家認為“棘心”指“（樹木的）尖刺；芒刺”。朱熹認為：“心又其稚弱，而未成者也”，所謂“稚弱”“未成”是指植物幼時，也即“初生萌蘖”“嫩芽”時。馬瑞辰認為：“棗棘初生皆先見尖刺，尖刺即心，心即纖小之義”，認為“心”指“纖（細）（幼）小”的“初生”者，“心”仍是指“芽”，這裏的“尖刺”是形容“纖小”的嫩芽“初生”時的形狀，而不是指“木芒”。胡承珙認為：“心”指“萌芽”。陳奐繼承段玉裁的說法，認為“心”指“初生萌蘖”。

此外，從《凱風》全詩來看，詩章描述了棘由幼芽（小苗）到長大成材，可以為薪柴的過程，“棘心”祇有指“棘的嫩芽；苗尖”，纔能與下章“棘薪”相對，如果“棘心”指“棘的尖刺、芒刺”，則難以與下章“棘薪”相呼應，全詩的意義也將難以理解。

二 《易·說卦》注“坎多心”中的 “心”指“芽”義

阮、聞二公又引《易》證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，檢《易經·說卦》：

坎……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。

《疏》：

為堅多心，取剛在內也^⑨。

這句意思是說坎卦在草木上的表現是“堅”，是“多心”，“堅”指“木質堅硬”，“多心”指“多芽”。無論是木質堅硬，還是芽多，都是生命力強的表現，是“剛在內”的表現。此處“心”仍指“芽”，與“尖刺”義無關。如果“多心”指“多刺”，那麼，剛不是在內而是在外了。

又《易經·坎卦》：

寘於叢棘。

虞翻注：

坎多心，故叢棘。

虞注意思是說棘因為多心，故而可形成叢。這裏的“心”仍是指“芽”，“多心”即“多芽”，即因棘有很多新芽，可長成很多新枝，所以能形成叢棘。棘、心關係同竹、笋關係相像。笋能長成新竹，因此能夠形成竹林。同理，棘心能長成新棘，故而可形成棘叢。上文馬瑞辰、胡承珙、王先謙在解釋《凱風》“吹彼棘心”時都引《易》“坎多心”為證，認為兩心同義，指“芽”，可見古人對《易》中“心”指“芽”義並無疑問。

如果將“坎多心，故叢棘”中的“心”理解成“尖刺”，則虞注中的“叢”無處着落，因為植物有刺與叢生之間並無必然的聯繫。誤以為“心”指“尖刺”的原因與“棘”屬有刺植物有關，其實植物與心連用者很多，如桃心、梅心、蓮心等，其中的“心”都是指“芽”，分別指“桃的嫩葉芽”、“梅的花苞（花芽）”、“蓮實中的胚芽”，都不會引起誤解。

阮公之誤首先在於以為“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。尖刺即心也”中的“尖刺”指“木芒”，其實在植物初生，未有莖杆之時，尖刺（木芒）又能附生於何處？這裏“尖刺”是形容初生嫩芽的樣子，如“小荷纔露尖尖角”、“竹箭”，都是狀嫩芽尖尖之形貌。

其次誤在將《易·坎卦》上六“寘於叢棘”^⑩與《困卦》六三“據於蒺藜”混為一談^⑪，認為“惟坎多心，而於木多心，故為叢棘、蒺藜之象。叢棘、蒺藜但皆言其鈎銳而已”，由此推斷“心”指“尖刺”。我們說，雖然坎卦“寘於叢棘”與困卦“據於蒺藜”的卦象都是借困於有刺之木中形容兇險，有其相似之處，但“坎……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”，祇是針對坎卦而言，“多心”是坎卦在木上的特性，不能應用到困卦上，不能隨便將形容坎卦的“多心”與困卦的卦象“蒺藜”相聯繫，更不能據坎卦的“叢棘”與困卦的“蒺藜”有刺就進而將“多心”理解成“多刺”。

三 《釋名》“心，織也”不是指“尖刺”義

阮公又引《釋名》：“心，織也。言織微無物不貫也。”證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。然而《釋名》基本採用聲訓，其訓釋用語頗多不可作為訓釋字之意義者。如《釋名》：“山，產也。”“土，吐也。”這樣的訓釋雖能幫助理解字義，但並不能就認為“山”有“產”義，“土”有“吐”義。同理，《釋名》“心，織也”的訓釋祇說明“心”具有“所織織微無不貫也”的能力，並不能就說明“心”有“織（細）”義，更不能由此推出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。

四 《爾雅》“檝樸，心”中的“心”指“小樹苗”

阮、聞二公又舉《爾雅》與《詩·野有死麕》證“心”有“刺”義，檢《爾雅·釋木》：

檝樸（阮校作：樸檝），心^⑫。

王引之曰：

樸楸與心，皆小貌也，因以為木名耳。

小棘謂之棘心，與樸楸小木謂之心，其義一也^⑭。

由王說知“樸楸，心”中的“心”與“棘心”之“心”所指相同，是說植物幼小，指“嫩芽”、“幼苗”、“小木”，與“尖刺”義無關。

再看《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：

野有死麕，白茅包之。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。林有樸楸，野有死鹿，白茅純束。有女如玉。

毛《傳》：

樸楸，小木也^⑮。

《說文》：

楸，樸楸，小木也^⑯。

由王引之說與《毛傳》、《說文》都說明“楸樸”與“心”都是指“小木”，即“初生小樹”，而不是說“楸樸”與“心”為有刺植物。

此外，根據《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全詩的意境也可推斷“樸楸”指“小木”。如果“樸楸”指“小木”，那麼詩中男女主人公在草木初生，欣欣向榮的春郊野外相遇，情景、人物、事件組成一副優美的畫卷。但如果像阮元、聞一多那樣將“樸楸”理解成“有刺之木”，那麼男女主人公居然選擇在棘藜叢中（有刺之木）談情說愛，豈不大煞風景，完全破壞了詩歌優美的意境。因此，我們說“樸楸，心”指的是“小木”，“心”仍是指“芽”“苗”，而非“尖刺”。

五 《禮記·禮器》“松柏之有心”中的 “心”指“（葉）芽”

阮元引《禮記》證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，云：

《禮記》曰：“松柏有心”。皆謂心為尖刺，故曰“多心”“有心”，否則，除棗、棘、松、柏皆無心之木耶？棗、棘、松、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？《爾雅》曰：“箭之有筠也，如松柏之有心也。”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，至弟二年則刺落而成葉。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，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。筠字不見於《說文》，當即是筍字，筍或為笋，旬、尹、勻，皆相通，故《禮記》“孚尹旁達”鄭注讀孚尹為浮筠，此與松柏有心同例。後人不知筠為笋字之通借，遂與心字並誤解矣。

聞一多否定阮元“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，至弟二年則刺落而成葉”說，認為：

松針亦謂之心。《禮記·禮器》篇：“松柏之有心也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。”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栝，松心木。”此心字亦謂尖心，說詳下。

聞氏“松針亦謂之心”說可從。檢《禮記·禮器》曰：

其在人也，如竹箭之有筠也，如松柏之有心也。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。

鄭玄注：

筠，竹之青皮也。

鄭注不誤，阮元所言“筠為笋字之通借”不足信。古人行文，前後相應，“筠”對下文之“柯”，“心”對下文之“葉”，此句意謂竹皮（筠）四季常青（不改柯），松柏（心）凌冬不凋（不易葉）。“筠”指“竹之青皮”不誤，“心”應指“松針”。

需要補充聞一多“松針亦謂之心”說的是，“松柏之有心”中“心”與“桃心”的“心”意義相同，“桃心”指“新生桃葉”，則“松柏之有心”也應指“初生的松針”，而不是泛指“松針”。此外，根據《說文》也可以幫助推斷“松柏之有心”中的“心”指“初生松針（葉芽）”，而不是泛指“松針”。檢《說文·

木部》：

松，松木也。

楠，松心木。

檜，柏葉松身。

樅，松葉柏身。

據《說文》意義相近則編排相隨的編排原則，“松、楠、檜、樅”應該是相類似的植物。但許慎沒有像形容“檜、樅”那樣稱“楠”為“松葉木”，而是形容其為“松心木”，這極有可能是因為“楠”葉新出如針，其形似松針，但其葉長大之後與松針不再相像，故許慎稱之為“松心木”而非“松葉木”。由此更可推斷“心”專指“嫩葉”，仍是“芽”義，不是泛稱“松針”。

六 《儀禮》“棘心匕刻”中的“心”指“中心”

聞氏“《詩》之‘棘匕’即《儀禮》之‘棘心匕’”，論斷正確。檢《儀禮·特牲饋食禮》：

棘心匕刻^⑩。

其中的“心”祇是通常所說的“中心”之“心”，“棘心匕”是說“棘木的木心材質硬，適合於做匕（匕類似於今天的長柄湯勺）”。又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：

有棣棘匕。

《傳》：

棣，長貌。匕，所以載鼎食。棘，赤心也^⑪。

“棘匕”與《儀禮》“棘心匕刻”義同，也是指用棘木的心材來製作匕，“心”指“中心”。

以上將所謂的“心”的“尖刺”義的例證作了一番梳理，發現大部分例證中的“心”都是指“芽”，無一例指“尖刺”。“心”的“芽”義不僅見於古籍，在現代漢語與方言中仍廣泛應用，如

《經濟生活報》（1983年4月23日）：“扦插或分株七盆成活後，要進行二至三次造型打頂（也叫打心、摘心）工作。”今江淮官話與山東即墨方言等很多方言區都有“打心”“摘心”“掐心”的說法。“心”指“芽”義還見於閩方言，如福建廈門話把“麥子發芽”叫作“麥子發心”^⑧。

不僅所有前人用來論證“心”有“尖刺”義的例句都不能成立，而且從詞義引申的角度來看，“尖刺”義與“心”的所有其他各項意義間都不具備某種相似性，由“心”的各個意義出發都不太可能引申出“尖刺”義，“心”所謂的“尖刺”在眾意義中顯得孤單突兀可疑。

綜合上說，各大辭書為“心”所立“尖刺”義項源自清以來學者對經典的誤讀，本不存在，此義項當刪。

此外，由於各大型辭書對“心”的芽義或收錄不全或分合不當，這裏試將“心”的“芽”義作一個補充整理：

(1) 指“葉芽”、“新生嫩葉”，如：桃心，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櫚，松心木”；

(2) 指“花芽、花苞、花苔”，如：梅心、香心，閩語中的青菜心、韭菜心；

(3) 指“胚芽”，如：蓮心；

(4) 指“幼株”、“小木”、“新苗”，如：《詩·邶風·凱風》“吹彼棘心”，《爾雅·釋木》“樸楸，心”；

(5) 指“苗尖”，如：掐心、打心、摘心；

(6) 指“花蕊”，如：花心、心皮、心門兒^⑨。

〔注釋〕

①阮元，《擘經室集》（一）卷一，p. 5-6，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304 冊一集，上海書店，1989年3月影印。

阮元《釋心》云：

漢劉熙《釋名》曰：“心，織也。”言織微無物不貫也。此訓最合本義。蓋織細而銳者皆可名曰心。但言心而其針銳織細之意見矣。《說文》心部次於思部，思部次於凶部，糸部細字即從凶得聲得意，今人俗書尖字古作針，針與織同意。《易·說卦》云：“坎，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。”虞翻云：“堅多心者，棗棘之屬。”按：棗棘之屬初生未有不先見尖刺者。尖刺即心也。《說文》束字即今刺字。解曰“木芒也。”故重束為棗，並束為棘，皆歸束部，皆有尖心之木也。《易·坎卦》上六：“寘於叢棘。”《困卦》六三：“據於蒺藜。”惟坎多心，而於木多心，故為叢棘、蒺藜之象。叢棘、蒺藜皆言其針銳而已。《詩·凱風》：“吹彼棘心，棘心夭夭。”皆言棗棘初生有尖刺，故名曰心。非謂其木皮外裏赤心在內也。心果在內，風安得吹之？且《易》曰：“堅多心。”《禮記》曰：“松柏有心。”皆謂心為尖刺，故曰“多心”“有心”，否則，除棗、棘、松、柏皆無心之木耶？棗、棘、松、柏較之他木之內心又豈獨多耶？《爾雅》曰：“檉，心。”《詩》疏引孫炎注云：“檉，一刺心。”此亦即棘心有刺之木。《禮記》：“如竹箭之有筠也，如松柏之有心也。”凡松柏枝葉初生之年皆有尖刺，至第二年則刺落而成葉。此言松柏堅木初生必由心而來，猶竹箭之由筠而來也。筠字不見於《說文》，當即是筍字，筍或為笋，旬、尹、勻，皆相通，故《禮記》“孚尹旁達”鄭注讀孚尹為浮筠，此與松柏有心同例。後人不知筠為笋字之通借，遂與心字並誤解矣。

②聞一多，《聞一多全集》二，527頁，《釋朱》一文云：

《釋名·釋形體》：“心，織也。所織織微無不貫也。”阮元公云：“《釋名》此訓最合本義，《說文》心部次於思部，思部次於凶部，糸部細字即從凶得聲得意，故知心亦有織細之義。”案：阮說是也。心從會意，故物之織銳者得冒心名。棗棘之芒刺謂之心。

《易·坎》：“寘於叢棘”虞注：“坎多心，故叢棘。”

又《說卦》：“坎……其於木也，為堅多心。”虞注：“堅多心，棗棘之屬。”

松針亦謂之心。

《禮記·禮器》篇：“松柏之有心也，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。”

《說文·木部》：“栴，松心木。”此心字亦謂尖心，說詳下。

陸機《演連環》：“勁陰殺節，不凋寒木之心。”

棘之芒刺謂之心，因之棘亦曰心。

《爾雅·釋木》：“栴楸，心。”《詩·召南·野有死麕》篇《正義》引孫炎曰“栴楸一名心”，又引某氏曰：“栴楸，榭楸也，有心，能（耐）濕，江淮間以作柱（柱）。”

合棘與心二字為複合名詞，則曰棘心。

《詩·邶風·凱風》篇：“凱風自南，吹彼棘心，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勞。”

《儀禮·特牲饋食》《禮記》：“棘心匕刻。”

《詩》“棘心”，舊皆以為中心之心，惟阮元、徐灝知為尖心之心。案如舊說，則心在木內，風安得吹之乎？其誤誠不待辯。然如阮、徐二家以心為芒刺，則不知風之所吹，何獨在刺而不及枝葉？且《詩》曰“棘心夭夭”，夭夭屈折之貌，刺受風吹，又安得夭夭之狀乎？今讀“棘心”為複合名詞，與下章“棘薪”同例，則二句文義皆安。《儀禮》之“棘心”義與《詩》同。知之者，棘之芒刺，長不盈寸，不中為匕，更無由刻為龍頭也。

棘從並束，古蓋亦讀如束，即刺木字與赤同音，故“棘心”又訛變為“赤心”。

《詩·小雅·大東》篇：“有捄棘匕。”《傳》：“棘，赤心也。”

案：《詩》之“棘匕”即《儀禮》之“棘心匕”，毛以赤心釋棘，猶《爾雅》以心釋栴楸也。以其叢生，故曰“栴楸”，以其多芒刺，故曰“棘”，一曰“心”，合二名為一名，以便稱謂，則曰“棘心”，聲之訛變，又曰“赤心”，其實一而已矣。

- ③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正義·邶風·凱風》卷二之二，301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7年7月第一版。
- ④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正義·邶風·凱風》卷二之二《校勘記》，306頁。
- ⑤朱熹，《詩經集傳》，13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3月，第一版。
- ⑥馬瑞辰，《清經解續編·毛詩傳箋通釋》第二冊，卷四一九，638

頁。

- ⑦陳奐，《清經解續編·毛詩傳疏》第三冊，卷七八零，1066頁。
- ⑧王先謙，《詩三家義集疏·凱風》卷三上，155頁，中華書局，1987年2月，第一版。
- ⑨《十三經注疏·周易正義》卷九，95頁，中欄。
- ⑩《十三經注疏·周易正義》卷三，42頁。
- ⑪《十三經注疏·周易正義》卷五，59頁。
- ⑫胡奇光 方環海《爾雅譯注》，339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9年9月，第一版。
- ⑬王引之，《經義述聞》卷二十八，669頁，江蘇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9月，第一版。
- ⑭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正義》卷一之五，293頁。
- ⑮《說文解字注·木部》六篇上，241頁。
- ⑯《十三經注疏·儀禮注疏》卷四六，1192頁，上欄。
- ⑰《十三經注疏·毛詩正義·小雅·大東》卷十三之一，460頁，中欄。
- ⑱許寶華、宮國一郎主編，《漢語方言大詞典》，第一卷，937頁，中華書局，1999年4月第一版。
- ⑲參見《漢語大詞典》四冊，979頁，1044頁。七冊，369頁，372頁。六冊，841頁。
- (林源 唐永寶 廣西師範大學國際文化教育學院 郵編 541004)